

# 盲流打入气功界

(纪实文学连载) □藏春子



某中央机关可容纳两千人的大礼堂爆满，两厢过道也挤满了人。主席台前的空地上也挤满了特殊的听众。他们是坐轮椅来的，有一个人干脆躺在担架上。

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满贯条幅上剪贴着耀眼的金字：“热烈欢迎大气功师讲演团莅临指导！”

负责接待的赵主任对我说，礼堂快挤炸了，这不，怎么劝都不行，快死的人都抬来了。这礼堂，自打“文化大革命”完事后就没这么红火过。

这时，会场发生一阵骚动。我和赵主任跑到出事地点，原来是两拨人为争座位吵起来。谁都想往前坐，这样能多接点功，互不相让，就动了手。我急忙说：“坐在哪儿关系不大，大师的法力无边，就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也照样接功，你们就别争了。”

给我这么一劝，他们不闹了。我看闹事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很面熟，我想起来了，他们是另一个气功团的，今天来肯定是有意扰乱会场。

是的，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气功师的大好时光。主席台上，我的师父——气功大师C先生正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现在，大家微微闭上眼，目光内视，意念凝聚在‘雪山’这个点，这个功夫叫‘常将神光照雪山’。‘雪山’的位置在从你的肚脐至命门划一条直线，再从头顶上的百会穴到阴部的会阴穴划一条直线，两条直线的相交点再往内深进二寸，就是‘雪山’。‘常将神光照雪山’就是用意念守住这个地方，使它升温，再升温，再升温，最后把雪山消融……没听清楚没关系，我的声音把我的神光给你送去了，我是最亮最热的神光，照得你的心里暖洋洋。只要你想着我的神光，不许心存怀疑，不许三心二意，这样才能得到我的神光，你要是心存怀疑，有三心二意，我的神光我的场就会和你的神光你的场发生碰撞，就像电波干扰一样，你的神光你的场当然没有我的强大，结果你就会受到内伤。现在，大家内视，看着你的雪山，我给你送去神光，照得你心里暖洋洋……”

我和C先生的另外三名弟子在台上看场。看场这差事有点像是球场上的巡边员，要来回走动，注意观察听课的人们，看看他们有没有异常的反应，如果出现又哭又闹的，又说又唱的，摇头晃脑的、口吐白沫的，手脚冰凉的，当场昏厥的，我们要及时发

现，及时处理，防止出偏。四个看场徒弟三男一女，我是气功大师团女气功师，按分工自然负责对女听众观察、辅导、纠偏。看场还有另一项秘密使命，那就是查看混杂在一般听众中的别的山头的气功师，防止他们发出干扰破坏组场。我的目光缓缓扫过听课的每一张脸，他们的面孔有的是稚气未脱，有的是满脸皱纹，有的头发乌黑，有的白发苍苍，但无一例外都微闭着眼睛，虔诚得让人感动。赵主任告诉我，今天有厅局级以上的，至于处级就数不胜数了。好，你不是想祛病延年吗，那你就乖乖听我摆布吧。赵主任特意把那些副部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指给我看，嘱咐我暗中对他们多加保护，千万不要在他们身上出什么意外。我点头答应。刚才C先生和我就是坐部长的“奔驰”来的，只要这些大人物表示出对气功的认同，下面就会大开绿灯。

我悄悄地在部长们就坐的前几排转游，恐怕他们出什么偏差。其实，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只有心存怀疑的人才会出偏，而部长们一个个听话极了，让他们闭眼睛就闭眼睛、让扯耳朵就扯耳朵。要在平时，谁能够把这些大人物鼓捣得这样顺从呢？

我认识C先生时他还不是气功大师，他只是名退体的中学校医。1990年3月18日北京北太平庄一带交通中断。可并行五辆卡车的大马路被几万人围堵得水泄不通，连农贸市场都不得不停业了。

一队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在潮水般的人流面前他们显得无能为力。

我完全是被人流裹挟进来的，因而也就在无意之中改变了下半生的命运。

我被人群挤倒了，如果爬不起来就可能是在千万只脚下丧生。幸亏身旁一个男人把我拉起来，他就是C先生。

“谢谢你。”  
“你也是来学自然中心功的吗？”

对C先生的提问我莫名其妙。我对气功一向一无所知。经他介绍，我才对自然中心功有了个粗浅的了解。自然中心功的创始人是张香玉，眼下正火。今天万人空巷而来，就是为了朝圣，直接听张香玉传授自然中心功。据说这种功每个人在一生中只有一次接受的机会，学会了它不仅能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还能学会宇宙语，与外星人建立联系，只是祖宗三代之中有人作过坏事，上天就不会赐给他这种神力。又听说自然中心功的开山鼻祖张香玉是上苍专门派她来降临人世救苦难的，只要学会了自然中心功，就能躲过1999人类大劫难。

顾不上细说，人流把我们拥到一所小红楼面前，这就是自然中心功研究所，二楼玻璃窗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张天师！”这下炸了窝，人们不约而同地高高举起双手。呼喊“张天师，给我点功吧”之类词儿。有的甚至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我服了，从心里服了。

要进自然中心功研究所的大门就难了。凭授功卡才能进去。每张授功卡的售价高达35元，还买不到。我旁边的一个抱着病孩子的女人说，她

是从兰州来的，昨天前半夜就排队还差点没买上，后来她告诉卖票的，她从兰州来，是张香玉老师在兰州的邻居，才走后门买到了授功卡。她希望张香玉能把她儿子的心脏先天不全的病治好。

我可没钱买授功卡，我是来京上访的“盲流”，35元钱够花十天半个月了。

我转身想冲出人流，被C先生拉住了，他说：“看上去你身体很弱，不一定冲得出去，我这儿有两张售功卡，是朋友买的，他不来了，让我帮你退票。干脆，咱俩就去里面看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我暗想，这个老头子八成看上我一个外地女人好糊弄，想占我的便宜。也罢，多个朋友多条路。

500人为一班，像学生上操一样以一排为距离排成方阵。等待玉皇大帝的女儿张香玉的降临。

张香玉自称是玉皇大帝的女儿不知道有什么根据，也许从她家的户口簿上能找到一些线索。对这点我倒不太关心，我感兴趣的是她能办理出地球手续。眼下，办出国，上美国要两万美金，去澳大利亚要6000美金，还只不过是出国，并没离开地球。不知张香玉办出地球要多

少钱，移居外星球还要不要护照和签证呢？

玉皇大帝的女儿出现了，她比我好像大二三岁，留着男人式的短发，手持电子话筒。她显得很自信，也流露出几分急躁。今天是万人授功，每40分钟换

一拨，一拨500人，要20拨呢，够她累的。张香玉的音色很有特点，有很强的诱惑性，听了让人心里不由得产生一些怪想法。最奇妙的是从她的嘴里源源不断进出来的宇宙语和宇宙歌。

宇宙语由一连串毫无规范的音节构成，有时像英语，有时像日语，有时像方言。用这种奇特的语言唱歌就是宇宙歌。宇宙歌调性任意变化，没有固定旋律，也没有乐句可言。听起来，有时像小寡妇哭坟，有时像印度大篷车，有时像《花儿与少年》，有时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称得起是瞬息万变，如云如雾。

张香玉唱着宇宙歌在方阵中穿行。我偷偷睁眼看她，只见她手舞足蹈、眉眼乱动。奇迹就在这时产生了，方阵中先是有十几个随着宇宙歌的时起时落而摇头摆尾，很快就像得了传染病似的有100多人处于受功状态，他们失去了自我控制，有的在地上来回打滚，有的左右开弓地打自己的嘴巴。我左边的一个女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去了上衣，使劲地揉搓自己的两个奶子。我右边的一个戴眼睛的中年男子闭着眼睛大叫：“我是吕洞宾，今日显真神，叫声张香玉，快把我接引……”

神经再坚强的人在这种群魔乱舞的氛围中也禁不住要发狂。开场不到20分钟，我也失去了自我控制，只觉得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抓住我，我感觉就像人遇到大风时刮着你向前跑一样。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拨了一下，我便身不由主地跳起了舞。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的。当意识恢复的时候，我发现我和C先生在一个卖兰州拉面的小饭馆里。我连吃了三碗面，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刚才这么一折腾，身体现在是又疲劳又轻松。

C先生说，他是少数几个没失去自我控制的人之一。我说：“今天我算服了，大开了眼界，接了功，听到了宇宙语和宇宙歌，张香玉真是神仙下凡，不然怎么能在几十分钟内让那么多人神魂颠倒！”



本版编辑 周 矢  
刊头设计 董凤山

## 业余歌星俞静

●柳笛

通过歌声认识她，那是在半年前的一次歌手大赛上。当她款步走上舞台，那纯朴、自然而富有韵味

的歌便清冽地在礼堂荡漾，原本浮躁的赛场出现了奇异的宁静。一曲歌罢，听众情不自禁地喝采欢呼，她再一次地登台向观众矜持地颌首致谢，一副很感谢很动情的神态。接着便有人交头接耳环顾左右地问：“这女孩儿叫什么？”就有人很热心地答：“俞静。”

此后不久，她去省城西安参加中华卡拉OK大奖赛，过关斩将，从数千名歌手中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获陕西省通俗唱法第一名。接着又参加全国复赛获优秀歌手奖。其间，省总工会，陕西电视台邀请她为庆“五一”专题音乐会演唱；音乐界的行家对她的演唱给了很高的评价；许多单位为她的歌声所迷恋，纷纷找她商谈调动……她很感动，却依然很平静。当她回到汉中，我向她祝贺时，她却淡淡地说：“本来可以唱得更好。”

她感到很遗憾。

俞静生长在巴山山坳里一个很偏远的三线工厂，文化生活的贫乏落后自然不用言说。父亲从事供销工作常年旅差在外，很难顾及家庭。母亲为人师表，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好在她从小就有人多照顾，由着性子地无尽思幻，无尽想象，文静中透出一股机敏和灵气，文静中栽培着心境的狂野。八、九岁她便爱上了歌唱，很痴很迷，清晨傍

晚，她家的窗口总飘出雅气未褪但却甜润婉转的歌声，使人感到清新的空气中涌动着无数催人沉醉的精灵。十二岁，她找来一部旧手风琴，很虔诚很骄傲地挂在胸前，仅一个月，她就在没有任何人指导下拉出了很流畅、很动人的乐曲。这大概就是悟性。

似水流年，流淌默默岁月。十六岁，是一个女孩浪漫而着涩的年龄。这一年，一个在音乐学院执教于工厂探亲，路过她家窗口被她的歌声所吸引，很想见见她。那一天，春雨霏霏，她很腼腆地推开了这位老师的家门，怯怯地叫了一声“老师”。而只有到了那一天，她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象西安音乐学院一样的高等乐府。这之前，她一直把能到汉中歌舞厅唱唱歌，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年，她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安音乐学院。当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她体验了一种近乎本原的激动。在学校，她按照指导老师的要求，发了疯般的塑造自己，从理论到实践，从声乐到键盘……练得很苦很苦。但无论是身居异地面壁练音的单调，还是与亲人天各一方的孤独，她的心总是丰盈而激越的，因为她的

心中永远有歌声。练钢琴键盘，同学们都有很好的基础，她却是初次见识。然而一年以后，她却以自己的娴熟和力度，越居一

流。过去她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如今她也懂得了自信的意义。她以全优的成绩从音乐学院毕业了，又执拗地回到了养育她的巴山腹地，为那曾经关怀爱护她的工人们献上她的歌喉，那是1990年，她20岁。去年夏天，她去沈阳探望姑姑正巧东北三省举办“91金秋木兰之花卡拉OK歌手大赛”。姑姑怂恿她试试，她报了名。3000余名歌手层层选拔，100名进入决赛可见阵容之大，竞争之列。她进入决赛，有点出乎她的意料，并不报更大奢望。然而当她那流着真情的灵性，甜润缠绵的歌喉唱出《给你一片温柔》时，台下掌声雷动，评委们激动地将评分牌举得高高。她获得大赛唯一的一等奖。尽管有些人因一等奖被陕西歌手捧走，心里很不平衡，却又不能不服气。俞静唱的是通俗歌曲，但她的歌声里没有庸俗陈套，充满着草原一样的幽馨；没有娇情嗔态，流淌着天真洒脱的性格；没有繁冗拖沓，漾溢着山泉般的晓畅明净。怪道著名作曲家付林先生在听了她的演唱时说：“基本条件非常好，可塑性很强。”

俞静尚年轻，刚刚22岁，象每个年青人一样，她爱音乐，爱运动，爱电影，爱阅读。她读三毛，读琼瑶、读亦舒、读萧飒、读岑凯伦……象被一种神秘而强大的旋风卷挟着，读得昏天暗地，死去活来，那闪烁的极美丽的缥缈，那幽幽怨怨的极纯情的浪漫，总使她很动情。但她最爱的依然是唱歌。她说：“我不追求成功，但我愿意很尽心，很尽力地去做我愿意做的事，证明自己！”



新华杯纪实文学大奖赛  
华县新华饭店协办



鬼要钟植  
一九九二年九月

潼关县工商银行与本报联合办  
潼关杯漫画大赛  
鬼要钟植 王广禄